

伤别

伤别

伤别

何飞 著

鹭江出版社



7.5
17

伤 别
何 飞 著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邮政编码361009
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6.25印张 2插页 129千字

1991年5月第1版

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

ISBN 7—80533—381—5

I·85

定价: 2.40元

—

夜里，悄没声儿地下起了雪。天亮的时候，阴沉沉的天空飞舞着密密麻麻的雪片儿，白晃晃地照得人眼花。黑森森的原始森林、莽莽苍苍的群山、弯弯曲曲的梯田和座落在大山顶上的村庄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只有那条细如羊肠的盘山道上，露出两个男人的身影，正顶着风雪走在滑溜溜的石板路上。他们每挪动一步，雪地上都露出一个深深的黑窟窿。

他们正沿着陡峭的山路赶往县城。走在前面的劳改犯马宁，约摸四十岁，瘦高的个子，长方脸，五官长的相当英俊：高鼻梁，厚嘴唇，浓黑的剑眉下，一对大眼睛又黑又亮，虎虎有神。他穿了一身打着补丁的灰棉衣，头上戴了顶破棉帽，两个翘起的帽耳朵被风吹得不住地晃动，看上去就象是两个喘着气的鸭嘴巴。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县公安局干部李永祺，这是一个面孔黝黑、身材矮壮的中年人，帽檐下露出一绺白发，裤腰上别了支盒子枪。他一边走一边用两眼紧盯着马宁，神情显得异样严峻。

终于走到一座横跨在两山之间的桥亭上了。

“他妈的，碰上这么个鬼天气！”李永祺停住脚，两手用力拍打着身上的积雪，然后瞟了一眼马宁，用命令的口气说：“就在这儿歇一会吧，喘口气，看来这雪还有得下，这三十里山路不是好对付的。”

马宁不做声，一个人坐到桥凳上，脸上好象布满阴云。他想不通，他一直在群众的监督下老实地劳动改造，为什么又忽然把他往县上押呢？难道整天象牛一样地地里滚、土里爬也有罪？这犯的又是什么罪呢？

李永祺从棉衣口袋里掏出烟丝盒，用纸片卷了支烟，递给马宁。“喏，抽一支吧？”李永祺粗声叫。

马宁背过身，摇了摇头，摘下破棉帽，抖去帽檐上的碎花。

“怎么，烟也不抽？”李永祺注视着马宁瘦削的后背，突然，他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马宁后脑勺上的一绺白发，枯草似的被风吹得不住抖动。“啊，你的头上也冒出了好多白头发！”说着，他点燃手中的烟，狠狠地吸一口，“是呀，我们都老了。我把你从劳改农场领到这儿来的时候，你才三十多岁吧？”

马宁垂着眼皮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唉，大半辈子就这么过去了。”李永祺由衷地发出感慨，语调里充满同情。“说起来你也真是运气不好！你的右派帽子本来是可以摘掉的，偏偏碰到你所在的那个劳改农场奉令撤消，干部都忙着找自己的出路，谁也顾不上你的事。到了这儿，又碰上文化大革命开始，这一下更没人管了，右派帽子还不知道要戴到哪一天哩！”

那大声的叹息和语调里流露出来的同情，使马宁一下子鼓起了勇气。马宁抬起头，望着李永祺，忽然问：“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

“问题？当然可以。什么问题？”李永祺不解地说。

“我——”马宁犹豫了一下，疑虑重重地皱紧眉头，咬着牙齿问：“跟你到了县里，我还能回来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谁说过不让你回来？”

马宁不做声，只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李永祺。

“嗯！”李永祺想若无其事地笑一下，却又笑不出来，冻得乌青的嘴唇只勉强抽动了一下。好一会儿，才压低声音说：“其实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。听说公安部来了个叫张利的人，点名要见你。这个人看来官不小，我们公安局长、县革委会主任都寸步不离地陪着他。他们在屋里说些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的任务只是把你带到他那儿去。”

“呵？”马宁的心猛地往下一沉，预感到又将有大祸临头，狠狠地捶着自己的额头。

“你认识这个叫张利的人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你在北京有什么熟人吗？”

“没有呀。”

“那——会是来搞外调的？不象。搞外调的一般都是两个人，再说这个人也不是一般干部。难道又冒出了什么大案要案？”李永祺自言自语地说着，暗暗分析着情况。

马宁满面愁云，面如土色。

李永祺目光关切地瞥了马宁一眼。“好了好了，不要瞎猜了，猜也没用，反正到了县上就知道了。只要没干什么坏事，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我们还是赶路吧。”李永祺猛吸了两口烟，用力扔掉烟蒂，大声叹了口气，站起身大步走出桥亭。

天色愈来愈暗，风雪愈刮愈猛，马宁却什么也没有觉得，只暗暗地猜测着那位神秘的北京官员的来意。他的心口仿佛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，令他喘不过气来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可从未和任何人有过联系呀！……忽然，马宁想起他听到过的一个故事：有一个被怀疑是潜藏特务的人，经不起日夜不停的轮番逼供，终于交出了一份捏造的特务组织成员名单。后来没出几天，一个又一个的“特务”被抓进了监狱，只有一个胆小的女“特务”听到了风声，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！

“难道我也遇到这样的厄运了吗？”马宁暗暗问着自己，心里忽然感到一阵发慌。“有这个可能吗？谁敢保证自己就不会遇上？”

二

静悄悄的梨树林里，有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式洋楼，这就是专为外来的领导干部修建的高级招待所。当马宁跟在李永祺身后，走进铺着地毯的客厅，站在张利的面前时，马宁惊讶地发现靠在沙发上的张利，竟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，最多只有三十岁。他那过早发胖面包似的身子加上满脸的红光，看上去显得很随和；只有那冷冰冰的、讥诮的目光，露出居高临下、颐指气使的神情。

李永祺毕恭毕敬地向张利汇报着情况，张利连正眼也不瞅李永祺一眼，却用充满警惕与好奇的目光直盯着马宁。

“哦，你就是马宁？”“坐吧，热水瓶里有茶，自己倒来喝。”张利伸出贵妇人般的手指，朝茶几指了指，懒洋洋地说。突然他好象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扭头望着李永祺，语气温和地发着命令：“麻烦你去跟我的司机说一下，叫他把车备好，吃了中饭我就动身。”

“是。”李永祺大声应着，慌忙退出卧室。

“咦，你怎么不坐？坐呀，抽烟吗？”张利望着神情呆滞的马宁，挥了挥手，跟着从毛料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牌香烟。

“我戒烟了。”马宁讷讷地说，挨着桌角坐了下来。

“为什么？劳动完了抽支烟，解解乏不很好吗？”张利

叼起一支香烟，象观察稀罕动物一样地望着马宁。“从劳改农场出来，就一直在这儿劳动？”

“是。”马宁低着头答。

“有没有离开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平时和什么亲戚朋友联系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”

“就一个老父亲，在我戴上右派帽子的第二年就病死了。”

“你国外有亲戚吗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

“哦？这么说，不管国内还是国外，你都既无亲戚，也无朋友，和任何人都没有联系罗？”张利的语调里充满怀疑。

“是的，我整天只知道劳动改造，和外面没有任何联系，连村口都没有走出去过。”马宁赶紧替自己表白。

张利悠然地吸着烟，不做声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。过了好久，他才仰起头喷了一口烟圈，嘴角挂着一丝讥诮的冷笑，脸色阴沉地说：“好了，先不谈这个，你的情况我们会弄清楚的。嗯，跟你说个事，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要带你到北京去，吃了中饭就动身。先赶到省里，明天早上就乘飞机飞北京，机票已经叫人订好了。”

“呵？！”马宁傻瞪着眼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你没想到吧？”张利用手指弹着沙发，莫测高深地说。“有一位叫凯茜的美国女记者，听说还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专栏作家，上次随基辛格国务卿访华时，就指名要见你。这一次尼克松总统来访，这位凯茜女士又来了，又要求跟你见面，基辛格国务卿还正式向我们提出请求。我们费了很大的劲，才在闽东这个大山沟里把你找到。”

“我？”马宁从木椅上跳了起来，急得脸色铁青，龇牙咧嘴地说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在美国，也不认识什么凯茜女士，我的情况我都向组织上坦白交代过了，绝无任何隐瞒，领导不信可以派人调查。”

“不要急嘛，也不用怕，组织上调查过了，那位凯茜女士要找的就是你。这没有什么不好嘛，你是不是担心会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？哈，用不着有任何顾虑，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，是不是？等到了北京，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？呵？”张利一边神态自若地说，一边仰着脖子笑了起来。

“噫！”马宁顿着脚，双手捂着脸，颓丧地跌坐到椅上。

“哎唷，你怎么满脸胡子拉碴的？这个样子见外宾可不礼貌。你这身衣服也不行，破破烂烂的，跟从难民营里逃出来的一样。这样吧，到了省里，你先去理个发、洗个澡，回头我再到机关给你借套衣服，见外宾还是要穿得讲究一点，不能让人家笑话，唉？”张利故作诙谐地说。

“嗯！”马宁低着头哼了一声，好象是表示同意，又好

象是在痛苦地呻吟。

满载旅客的三叉戟客机，穿过茫茫云海，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。

古老的北京城沐浴着冰冷的阳光。宽阔的大街上，穿制服的民警和穿着便装的民警三步一哨、五步一岗，忽然封锁住所有的路口，将所有的行人和车辆都拦在路上。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就象是一座经过精心布置的、巨大的露天舞台，舞台正中是悬挂着毛主席画像的天安门城楼，城楼两边的人行道上，只有三三两两的退休工人和推着婴儿车的青年妇女，神情愉悦地缓缓走过。整个广场显得异样的整洁、宁静、和谐。马宁靠着小轿车的车窗，正暗暗感到奇怪，忽然看见一条长长的、色彩绚丽的小轿车车队。带头的一辆豪华轿车的车头，还插着锦缎做的美国国旗。车队潮水似地开进天安门广场。整个街市顿时气氛紧张，鸦雀无声。长龙似的车队刚在远方消失，民警设置的岗哨立刻取消，天安门广场又象平时一样变成了车流与人群的海洋……

“刚才经过的是尼克松的车队，很可能是尼克松到什么地方参观。”张利热心地向马宁解释。

小轿车在巍峨的北京饭店门前停了下来。马宁跟着张利，刚走进北京饭店华丽的大厅，一个穿着西装、戴着黑眼镜的年轻人，就步履轻捷地迎了上来。

“怎么样，凯茜女士在房间里吗？”张利低声问。

“在。”年轻人神情严肃，靠近张利的耳朵说。“情况有些变化，凯茜女士有紧急任务，已经订好了下午两点钟的

飞机票，要赶回纽约。”

“哦？”张利紧蹙眉头，看了看手表。“剩下还不到两个小时！”张利沉吟了一下，目光严厉地望着马宁，语调平静地说：“那好，抓紧时间，你去看凯茜女士吧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记住：这是外事活动，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。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要说，要记住自己的身份，注意可能会有的国际影响，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再犯错误。当然，不管你对外宾说些什么，我们也都会知道的。你去吧。”

那个年轻人看了看张利的脸色，朝马宁点了点头，就带头朝电梯走去。就在这一刹那，马宁忽然想拔脚逃跑，离开这个令人压抑的地方，立刻回到他劳动改造的偏远山村。然而他却身不由己地跟在年轻人身后，跨进电梯，沮丧地感到自己就象是一个没有被戴上手铐的逃犯。

在一间光闪闪的客房门外，年轻人朝马宁做了个手势，跟着就踮着脚尖，悄没声儿地走开。

马宁铁青着脸，咬了咬牙，硬着头皮摁响门铃。

“请进！”

马宁笨手笨脚地推开房门，心情紧张地刚走进屋，立刻就感到一阵眩晕。柔和的灯光，热烘烘的暖气，弥漫在空气中的花香和一股淡淡的、撩人的香水气，就象是一阵催人欲醉的气浪，向他迎面扑来，使他如堕入雾中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地毯上，两只冻僵的耳朵忽然象针扎般地疼痛，心口也好象被什么东西堵住，憋得有些想吐。马宁用力定了定神，用手拭了拭湿漉漉的眼睛，忽然，透过薄雾似的灯光，马宁看见一个典型的中国南方妇女，看上去有三十来岁，身材匀

称、娇小，穿了套深灰色的西装套裙，脑后梳了个高高的发髻，白皙的瓜子脸上嵌着樱桃似的小嘴，弯弯的柳眉笼着一对细细长长的秀眼，鼻尖微翘的鼻梁上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正目光湿润地凝视着自己。奇怪，这个脸庞怎么竟有些熟悉？她就是凯茜女士？难道在梦里见过这个女人？马宁暗暗想着、回忆着……马宁发现那女人清澈的眸子里涌起了泪水，抽搐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，眼角浮起密密的鱼尾纹……忽然，马宁看见一个浅浅的小酒窝，涟漪似地出现在女人的右脸颊上。这个小酒窝就象是一把神秘的钥匙，一下子打开了马宁心底的记忆之门。

“呵？”马宁全身颤抖，发出惊叫。“是你？唐琬！”

“马宁！你还认得出我？”唐琬用手绢捂着脸，一下子扑到马宁怀里。

“是你？真的是你？我不是在做梦？”马宁脸色煞白地问。

“不是做梦，是我，我是你的唐琬！”唐琬大声答。

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这刹那间消失。两个人紧紧搂抱着、痛哭着，久久地谁都说不出口，似乎都在用自己决堤般的泪水，向对方倾诉着隐藏在心底的千言万语……

三

新生入学报到的那天，冷清了许多时的中文系办公室，一下子又变得热闹起来。天气异常炎热，穿着短衫短裤的小伙子与奇装异服的少女，摩肩接踵，进进出出，象走马灯似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。马宁趴在桌子上，正一个接一个地为新生填写着注册表，忽然，透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马宁看见一个羞答答的女孩子。她细挑挑的身上穿了件浅绿色的短袖薄绸旗袍，白短袜，黑布鞋，白皙的瓜子脸上披着短短的刘海，樱桃嘴，柳叶眉，鼻尖微微翘起，一对细细长长的秀眼静如秋水，清澈见底。她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办公室门口。马宁情不自禁地悄悄注视着这个陌生的女孩子，总觉得好象在哪儿见过她。在哪儿呢？忽然，马宁记起他曾看到过的一幅国画，画着一朵雪白的莲花，莲花旁伫立着一位古代仕女，也是这样的娇羞文静的神情，也是这样清秀可人的瓜子脸庞儿……马宁的心一阵颤动，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快步走到门口。

“你是来报到的新生吗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唐琬。”

“唐琬！”马宁象咀嚼什么东西似地低声自语。

“嘻！”

马宁抬起头，看见女孩子的右脸颊上露出一个浅浅的小酒窝。马宁忽然脸红起来，慌忙强作镇静地说：“我叫马宁，是二年级的学生，被系办公室抽来帮忙搞新生接待工作。你怎么一直站在这儿？你还不准备报到？”

“怎么报法呢？我从上海来，行李一大堆——”

“哦？”马宁看了看地上，这才发现唐琬身后放着大皮箱和旅行袋。马宁沉思了一下，迅速翻阅着手里的新生花名册，跟着喊出声来：“哈，有了。你的宿舍是安排在女生宿舍2号楼302房。走，我帮你把行李先搬到宿舍去，安顿好了再来报到。”

“哎呀，那怎么可以，行李这么重，让你——”

“这点行李算什么，我是系里的运动健将，拿得动，我们走吧。”为了显示自己的雄健有力，马宁伸出粗壮的胳膊，一手将旅行袋甩到肩上，一手拎起大皮箱，拔腿就跑。

“哎呀，慢一点呀！”唐琬大声叫着，拎着小网篮，吃力地跟在马宁身后。

南方的阳光象火一样地烤人，整座校园没有一丝风，树上的绿叶都纹丝不动，就跟铜铸的一样。马宁一口气跑到女生宿舍，将行李放到贴着唐琬名字的床上。

“哎呀，真谢谢你，让你累得满头大汗！看，身上的白衬衫多象刚从水里捞上来啊！”唐琬气喘吁吁地放下网篮，立刻从手提袋里拿出檀香扇，递给马宁。“快坐下来歇一会。”唐琬感激地说，就在这一刹那，她发现马宁那对浓黑的剑眉下，两个大眼睛射出灼人的目光，正笑咪咪地望着自

己。唐琬慌忙扭过头，脸一下子红了起来。

“没事，我不累。”马宁将檀香扇还给唐琬，敞开衬衫，露出肌肉发达的胸脯，黝黑的脸庞上布满笑容。“听你的口音，有些象北方人，又有些象南方人，你是上海人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也说不清我到底是哪里的人。我的老家是浙江奉化，从小跟爸爸住在南京，抗战的时候全家到了重庆，抗战胜利后全家住在上海，现在我又来到了厦门。”唐琬扑哧一下笑出声来。

“噢，你到过那么多地方！”马宁羡慕地说。

“是呀，沿着长江到处跑，就是没有看见过大海，做梦都梦见海。为了能看见大海，我才特地跑到厦门来念书。你呢？”

“我？跟你相反，我从小就在海边生、海边长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大海，我是道道地地的厦门人。”

“呵，你真幸运，称得上是海的儿子。我为了要实现自己生活在海边的愿望，不知道跟家里吵了多少次，少说也哭湿了七八条手帕！”唐琬羞涩地说。

“真的？为什么？”马宁笑了起来。

“爸爸、妈妈不同意呀！特别是我爸爸，从小就把我管得很严，要我就在上海念大学，不许我一个人在外面乱跑，差点没叫佣人把我锁在屋子里。”

“你爸爸这么凶？那你怎么从上海来的？”

“你没看见我长的有腿？”唐琬扬起柳叶眉，格格格地笑着说。“我就是这么个倔脾气，自己认定了的路，就是打死我，我也要走到底，谁也别想让我转过弯来！”

“噢，你还有这么大的胆量跟决心？真看不出来。”马宁惊讶地说。

“怎么，你以为女孩子都是胆小怕事，生来就是由人摆布的？”

就在这时，楼梯上响起乒乒乓乓的脚步声和叽叽喳喳的说笑声。

“哎呀，报完到的新生都来宿舍了，我们还在这儿聊天，把正事给忘了？”马宁大声嚷叫起来。

“怎么办？我还什么手续都没办哩。”唐琬着急地问。

“走，快去，要是下了班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”马宁热情地说着，朝唐琬挥了挥手，两个人一阵风地跑出宿舍。

这天晚上，息灯好久了，女生宿舍里却还象关着一笼刚刚孵出的小鸡，七嘴八舌地又喊又叫。唐琬静悄悄地躺在上层铺上，紧闭着眼睛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马宁黝黑的脸庞不停地浮现在她的眼前，那张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庞是那么坦诚、英俊、热情……多么令人难忘！

四

马宁没有一天不想到唐琬。他是一个活跃分子，担负了很多学生会的工作，整天东跑西窜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受到同学们的欢迎。校园里漂亮的女同学并不少，特别是来自东南亚的侨生，一个个都性格活泼，感情奔放。她们中有不少人都在暗中爱上了这位身材健美、敢说敢干的活跃分子，并频频地向他传送着秋波。但不管工作怎么忙，女生怎么多，他却象中了邪似地在心里悄悄爱着唐琬。是什么力量将他深深吸引？他说不清楚，人的感情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。他隐隐约约感到唐琬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、既朴实无华而又高雅清纯的气质。正是这种超然不俗的气质，拨动了马宁感情的心弦。他就象一个训练有素、不动声色的密探。暗暗留意着唐琬的一举一动。他想出种种借口，寻找一切机会去和唐琬接近，但都不能如愿。白天，唐琬不是在宿舍，就是在教室；而到了晚上，唐琬几乎是出了食堂就一头钻进了图书馆，不到关馆的时候不出来。马宁有计难施，有口难言，只能在心里暗暗苦恼。

一天晚上，马宁把自己关在闷热的宿舍里，托着头躺在床上，正悄悄地在心里和唐琬作着快乐的交谈，忽然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，天一下子变得漆黑一团。随着一阵狂风、闪电，雨点象瓢泼般地打了下来。